

我的春节

□ 任昱

春节于我，从不是单纯的节日符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与情感归依。追溯其源，春节的雏形可上溯至上古“岁首祈岁”仪式，古人以岁首为节点，祭祀天地、祖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历经千年演变，融合辞旧迎新的礼俗，春节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球华人共同的情感纽带。

春节无关喧嚣仪式，亦无奢华排场，是岁月流转中最朴素的期盼，是家人闲坐的暖意，是烟火人间的温情，更是一场辞旧迎新的心灵洗礼——藏着对过往的回望、对当下的珍视、对未来的期许。

如今，人们对春节早已超越单纯祈福，更渴望在团圆中卸下一年疲惫，在仪式感中获

得精神滋养。春节既保留祭祖敬贤、阖家团圆的传统内核，也追求舒适自在、自我表达的现代质感，这便是它历经沉淀的动人内涵，愈久愈醇厚。

年味，从一场心甘情愿的忙碌筹备中悄然酝酿，这份忙碌里，藏着人们对春节最真挚的祝福。

进入腊月，家里便正式开启“迎春模式”。扫尘为首要之事，承袭上古祈岁余韵，寓意扫去一年尘埃与不顺，迎接崭新光景，这份朴素仪式，正是人们对新年顺遂的美好向往。

全家老少齐上阵，擦窗、拖地、拭橱柜，不放过任何角落。指尖拂过蒙尘器物，仿佛也扫去一年疲惫，每一处洁净，都是对春节的虔诚敬畏。

节前筹备，也多了几分现代暖意：添置新物不再只是“囤满全家”的刚需，年轻人会挑选兼具个性与心意的礼物，或是非遗手作，或是智能好物，让年货成为悦己与传情的载体；特别是在探望长辈中传递的牵挂，在节前奔波中愈发真切。

除夕前夕，贴春联、剪窗花、贴福字，是最具仪式感的环节。我编了一副含马年意蕴的吉祥春联，研墨挥毫写下了对新春祝福，红纸黑字贴于门框两侧：贺佳节五福临门，迎新春马到成功。门扇上再贴上骏马形象的福字，灵动昂扬、寓意吉祥。剪纸窗花映着暖阳，诉说着对丙午马年的祈愿，此刻年味浓得化不开，也让人们在传统礼俗中，读懂春节的文化底蕴。

繁忙的尽头，总藏着几分团圆背后的倦意，却也正因这份倦意，方显团圆的珍贵，也更契合当下人们对春节“轻社交、重陪伴”的期待。春节礼节繁琐却饱含心意，奔波从未停歇，如今的人们，正学着简化程式化应酬，把时间留给核心家人，追求舒服自在的团圆氛围。

家人团聚的餐桌，菜肴必求尽家庭能力十全十美，荤素搭配，让每一道菜都有专属寓意，

每一口滋味都藏着用心，这份对“圆满”的追求，从未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为了这桌团圆饭，我启用藏而不用厨艺，清晨便扎进烟火缭绕的厨房，洗菜、切菜、烹饪，一站便是大半天，手臂酸痛、浑身乏力，却始终不敢懈怠，只愿家人吃得舒心欢喜。

除夕之夜，与家人围坐餐桌共享团圆饭后，观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便成了家家户户最温馨的“压轴仪式”。灯火映万家，欢歌迎新春。今年春晚以“骐骥驰骋势不可挡”为主题，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氛围中，与家人共赴一场昂扬奋发、喜庆温暖、满屏新意的文化盛宴。创意类节目、歌舞、杂技、戏曲、武术、小品、魔术等多类型节目集中亮相，吉祥喜庆气氛浓厚。《恭喜恭喜》《人间共鸣》《奶奶的最爱》《你准喜欢》《智造未来》等节目紧扣时代脉搏，蕴含热议话题，既有烟火气又有时代感，看得人津津有味、心生共鸣。

大年初一晨曦微露，我便换上新装。父母早已作古，所以省了向长辈拜年的传统仪式。却在年前于坟头祭奠传递着温馨的吉祥话语。同时为晚辈讲述往昔春节的趣闻轶事，赠予他们美好的祝福与红包。这份蕴含传承与孝道的礼节，步履虽显匆匆，却也深藏着人们对亲情绵长的珍视与期盼。

此外，给同龄人送上牵挂，也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祝福，而是专属问候与鼓励，诉说思念与期许。看似简单的问候，也耗尽心神。忙完这一切，只想静坐片刻卸下疲惫，却也深知，这份疲惫，皆是团圆最珍贵的馈赠，也是人们对春节最真切的奔赴——不追求排场，只珍视相守。

从初一到初六，在走亲访友中度过，其中也到附近的景点游玩。春节的喧嚣终会落幕，团圆的温情却永刻心底，成为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力量。人们对春节的期许，最终也会化作奔赴新征程的勇气。节后便是奔赴新赛

道、开启新征程的时刻，这份“辞旧迎新、奋勇前行”的信念，正是春节从上古祈岁传承至今的核心力量，也是当下人们对春节最深刻的记忆——不仅要在团圆中汲取温暖，更要在新年伊始，带着希望重新出发，重返新闻工作岗位。深入基层、倾听民声，是我的职责，更是我的使命，这份坚守，既是我个人的新春追求，也契合着人们对“国泰民安、烟火寻常”的美好声音与铿锵力量。

我深知，新征程上或许有奔波疲惫、有艰难挑战，但春节赋予我的勇气与力量，终将支撑我一路前行，不负韶华、不负热爱，在自己的赛道上全力以赴、向阳生长，不负这个充满希望的新春，也不负人们对新年的所有向往。

我的春节，有烟火忙碌，有团圆疲惫，更有辞旧迎新的期许与力量。它承载着上古祈岁的悠远底蕴，延续着千年团圆的温情传统，也接纳着当下人们对舒适、自在、有温度的新年向往。它是一场温柔的邂逅，让我在忙碌中读懂温情，在疲惫中收获成长，在团圆中汲取前行勇气。

事实上，我们对春节的期许，早已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既有尊祖敬贤、阖家团圆的初心，也有悦己自在、逐梦前行的热忱；既盼家人安康、岁月顺遂，也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新岁逢马年，奋蹄永向前。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新年献词中寄语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愿每一个春节，都能留住心底的温暖；愿每一次出发，都能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新的一年，带着春节的馈赠，带着所有人的美好期许，以龙马精神奔赴更辽阔的未来，以实干笃行书写新一年的答卷。



如果说春节是一场热闹的开场大戏，那么元宵节便是这场盛宴里最璀璨的篇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元宵节是中华民族最富有诗意的节日。“元宵牵着年离去”，元宵节一过，年就真正画上了句号。“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从古至今，元宵节总是以一种独特而温柔的方式，悄然为春节进行收尾。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唐代诗人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生动地再现了元宵佳节灯火交辉、游人如织的热闹景象。而在汪曾祺的笔下，元宵节则多了一份家的味道：“元宵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七落灯，‘正日子’是十五。各屋里的灯都点起来了，大妈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二妈屋里是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上街去看走马灯，连万顺家的

又是一年元宵节

□ 郭雪萍

走马灯很大，外面的纸屏上映出了小人影子的动态画面。”品读着汪老先生的文字，总会让人心生向往，仿佛穿越时空，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每到元宵节，人们都要通过舞龙、舞狮子、踩高跷等活动来庆祝。不远处的广场上，社火表演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只见舞龙的队伍绕着场子转，龙身随鼓点起伏，好像在云里穿梭。锣鼓声里，金红相间的狮子昂首扬威，时而稳步探路，时而纵身飞跃，每一个动作刚劲有力，又不失灵巧，引得大家阵阵喝彩。到了夜晚烟花升空，“砰”的一声，在夜空炸开一朵花，照亮了每个人的笑脸。风里带着点早春的凉意，却吹不散这股热闹劲儿。

猜灯谜是元宵节不变的雅趣。彩灯之下，一张张写着谜语的彩条随风飘动，引得人们驻足沉思。时而有人报出答案，时而众人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欢声笑语把节日烘托的越发热闹。

元宵的味道，藏在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里。你看白白胖胖的汤圆在沸水中翻滚，待浮起时便熟了。轻轻咬上一口，黑芝麻的绵密，花生的醇香，或是水果的清甜，瞬间在舌尖化开。一家人围坐桌前共食汤圆，寓意“团团圆圆”，蕴含着对亲人的真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盼。

从祭祀祈福到游乐赏灯，元宵节承载着中国人对团圆的美好期盼。当最后一盏花灯熄灭，新年的热闹也落下了帷幕。但那些关于团圆的记忆，如同这皎洁的月光，将永远流淌在岁月的长河里。



武则天与元宵节

□ 梁大智

“九春开上节，千门敞夜扉。兰灯吐新焰，桂魄朗圆辉。送酒惟须满，流杯不用稀。务使霞浆兴，方乘泛洛归。”在武则天这首《早春夜宴》诗中，“兰灯吐新焰”写元宵灯火，“桂魄朗圆辉”写十五圆月，“流杯”是宴饮雅事，整体描绘了洛阳城元宵夜宴的热闹景象。元宵节也叫上元节，武则天时期，元宵节的庆祝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她以洛阳为神都，将这一节日推向了全民狂欢的巅峰。

一是解除宵禁，开放夜市。武则天是历史上首位正式下令在上元节期间“放夜”的皇帝。她特许在正月十五、十六两日取消严格的宵禁制度，允许百姓彻夜游赏，这为上元节的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举措使得“金吾不禁夜”成为现实，长安、洛阳等大城市万人空巷，士农工商、男女老少皆可自由出行，共庆佳节。

二是皇家亲临，举国同庆。武则天本人对上元节极为重视。据记载，她曾与唐高宗在嵩山奉天宫共度上元节，临轩设宴，与子女赋诗唱和，共享天伦之乐。她还在洛阳明堂北侧的功德堂举办盛大的“无遮大会”。“无遮大会”是佛教中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一律平等参与的盛大法会，核心是财施与法施。布施僧众，与民同乐，场面之宏大，甚至导致了踩踏事故，足见其参与度之高。

三是灯会盛极，灯火通明。在武则天的推动下，上元节的灯会规模空前。洛阳城内，宫城应天门、明堂、天堂、九洲池等地张灯结彩，灯火辉煌，有了“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的景象。宫廷与民间的灯饰争奇斗艳，有高达数丈的灯轮、灯楼，灯饰如花树般璀璨，照亮了整个夜空。

四是文化繁荣，诗赋传世。上元节的盛况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不仅武则天有《早春夜宴》诗句，宰相苏味道在武则天神龙年间（705年）也创作了千古名篇《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秣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生动记录了当时洛阳上元节的繁华与开放，成为后世描绘元宵节的经典。

五是社会狂欢，女性自由。上元节是唐代女性难得的自由日。在武则天这位女皇的统治下，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提升。上元夜，女性可以卸下束缚，盛装出游，甚至女扮男装，融入狂欢的人潮。这一节日成为了一个暂时打破等级、性别界限的“狂欢节”，充满了自由与浪漫的气息。

武则天不仅将上元节从一个宗教祭祀节日彻底转变为全民性的世俗狂欢节，更通过解除宵禁、亲力亲为地参与和推广，使其成为彰显大唐盛世气象的重要标志。她统治时期的上元节，是灯火与诗篇交织、权力与自由共存的不夜天。

